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三十七回 聽密語傷心驚惡夢 悟往事矢志得真經

卻說聶慧珠私地聽得他母親與宋二娘說話，知道祝公不允，伯青又急出病來，頓時一急昏暈過去，嚇得眾婢忙來告訴王氏。

王氏正同二娘商議，「這件事仍要去求陳大人從中設法，救我女兒，除了他找別人更是沒用的」。忽聞使婢來說，慧珠暈了過去，現在不省人事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忙忙的與二娘到後面房內，眾婢正圍著亂喊亂叫；小憐得了信也趕緊過來看視，房中站了烏壓壓一地的人。

王氏分開人眾，見慧珠目閉唇關，面如白紙，直挺挺睡在牀上。王氏走近一摸，四肢冰冷，不禁抱住慧珠痛哭，一聲兒一聲肉叫了起來。二娘與眾婢也慌做一團，毫無主意，惟有幫著王氏一哭而已。倒是小憐有點定見，止住眾人勿哭，叫使婢取了開水，扶起慧珠一面抹著胸口，一面將開水慢慢由口內灌下。好半晌，聽慧珠肚內由下響了上來，「哼」了一聲，始甦醒轉過，又「哇」的一聲，奔出一口紫血。王氏、二娘不約而同，念了一句佛。

慧珠睜開眼來，見眾人都站在牀前，問長問短。王氏道：「你好端端的為著甚事暈過去，此時心內覺得怎麼，可要請了醫生來看？」慧珠搖頭含淚道：「競可不必，隨他天上神仙，華陀再世也難醫我這冤業病。我只好過一日算一日，你也白疼了我一場。」說畢，滾滾淚落，哽噎著倒身朝牀裡睡下。王氏聽了倍覺傷心，分外不解他說〔的〕話。二娘心中倒有兩分明白，扯過慧珠貼身的一名使婢細問如何暈絕？未暈之前是怎生的？那使婢道：「大姑娘吃晚飯時說胸口飽悶，起身到天井內看月玩耍。後來即至前進去，想是到奶奶那邊。過了半晌，忽然急急回來，進了房一聲『哎喲』即暈倒在地。連我們也不曉得為的什麼事？」

二娘聞說恍然大悟，對王氏道：「多分我們在房內談的話，被他聽去了。」遂走近牀前道：「呆孩子，你可不要多心多慮的，你既聽了我們的私話，料也不能瞞你。雖然祝老頭兒咬定不允，他亦是別著一口氣，終久都要隨和的；又有陳大人從中極力調排，不過遲早些，」不怕他不行。他當真忍心看著他兒子船沉麼？況你深知祝少爺脾氣，你既著急到這步地位，遙想祝少爺見他老子不允這事，也不知急的什麼樣兒，現在已生起病來，難道祝老頭兒只有一個兒子，不擔心麼？必要後悔的，乘他後悔的時候，一說必成。你是個聰明人，我說開了你該明白，切不要自己呆氣，作踐自己的身體。」

王氏在旁亦插嘴道：「好兒子，二奶奶的話一點不錯，你可打開心腸，不用悲苦了。你須可憐我做娘的，此刻心都急碎。你的妹子又不在我眼前，好歹我只靠你一人，你有個長短，我即不得活了。好兒子，你聽我一句半句罷！」小憐也隨著勸了幾聲。無如慧珠自竊聽他母親與二娘的話，把平日的癡心妄念一齊拋去，惟求此身早死，免得聽了這些話心內難過。雖有王氏、二娘諄諄相勸，他絲毫不聞，只睡著飲泣。二娘道：「我們出去罷，讓他躺著歇息片刻，停會再請個醫生來診脈，吃兩帖藥自會好的。孩子，你將我與你母親的話，細細揣摩著，不要尋這些瞎苦惱。」王氏又切囑眾婢一番，小心伺候要湯要水；又邀小憐到前進去吃茶，三人同步出外。

慧珠見他們已去，吩咐將帳子放下，命眾婢至外間去，「有事再叫你們」，眾婢應著退出。慧珠睡在牀中，左思右想心如刀割，恨不得即尋短見方覺乾淨。無如老母年高，妹子遠嫁，我若死了有誰奉侍，豈不是個大罪人麼？真乃處此境遇，生死不得，心內愈想愈覺悽惶。又自恨偏偏認識個伯青，即生出若干煩惱，不如當日不認識的為妙。既能認識，又得同心，即非無因，果真有因，何故支離百出呢？我在這裡這般胡思亂想，諒他患病在家也是一樣。轉瞬天若不生我兩人，豈不省事，天生我兩人，又使我兩人不能遂意，細評起來是天有意絕我兩人了。想到此處，又哭了一會。

不覺一時身子困倦，蒙眬睡去。覺得已離了臥房，不辨東西南北，一味的亂走。心中昏昏沉沉，想面見小儒重托他一番。倘祝公允行，自不必說，如仍是不允，我也定無生理，望他憐念我老母，照應著〔些〕。又想去見伯青，與他當面講個透澈，即死也歎目也。待他知道我這顆心，全是為著他的。正躊躇不定之際，忽見迎面來了一人，道巾道服，手執拂塵是個道士裝束；外面又罩了一領烈火袈裟，打扮的不僧不道的模樣，面如滿月，唇若丹朱，三絳長鬚飄揚腦後，笑嘻嘻的向著慧珠招手道：「要除煩惱的，要知前後因果冤孽緣頭的，可隨我這裡來，自有分曉。莫錯了念頭，永墮入無底地獄，把前根盡棄。」說著，即將手內拂塵劈面的一掃。

慧珠見生人同他說話，羞得正欲躲避，又渺渺茫茫的不知身在何處，全不似家中的光景。一望無際，荒草連天，涼風瑟瑟，冷霧濛濛的，嚇得肉顫心驚，寸步不敢移動。忽又被那道人打了一拂塵，不禁失聲「哎喲」，不顧好歹轉身即走。誰知由丹田內一股熱氣直透到頂門，猛然精神一爽，心地開朗，隱約間好似前生今生的事一齊明白，但急切體會不出。早知這道士非塵寰中人，心內也不害怕了，回身稽首道：「大仙適才說什麼要知前因後果冤孽緣頭，能從頭指示，免人墮落。弟子正因有一股冤孽不能解釋，敢求大仙明諭。」

道人點首道：「可喜你聰慧不散，一提即悟，尚可教也。我此番正為你的冤孽而至，你隨我到前面看一景致，你即了然無疑矣。」說罷，轉身向西而走。慧珠也不問此係何處，亦不知離家多遠，急急的跟著道人同行。約走了三四里路，可憐慧珠鞋弓足小走得前仰後合，香汗淋漓，一步一跌道：「天仙且請緩行，我實在不能走了。」道人回頭道：「前面已至其處，人生都宜努力向前，不可半途退悔要緊。」又向西一指道：「你看那不是到了麼！」慧珠隨著他所指望去，果見半里外隱隱一帶房屋，下半截有雲霧遮護，看不清楚，只得勉強又跟著道人走去。

少頃，到了面前，原來是一座宮殿，朱門深鎖，石碣上題著「上坤仙府」四個金碧輝煌斗大的字。道上前叩門，只聽裡面有人答應，開門出來，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垂髫小鬟，頂中挽著雙髻，身穿水田色衣，腳著紅雲小履。問道人道：「仙子命你攜帶那簪花使女元陽至此指示因果，不知來否？」道人指著身後道：「這不是的麼，可去察知仙子一聲。」小鬟把慧珠望了幾眼道：「你們且在廊下伺候罷。」即回身入內去了。慧珠悄悄問道：「請問大仙，這是什麼洞府，將才所云仙子是那一位上仙？」道人道：「此處無上天宮第一世界上坤洞府，乃上坤仙子所居。你少停見了仙子，自知底細。」

慧珠方欲再問，只聽得正殿內鐘磬齊鳴，案上爐煙繚繞，出來十二對女鬟執著提爐，羽扇、如意、玉塵等物，排列兩旁，中央端端正坐了一位冠冕秉圭的女仙。道人忙引著慧珠，上殿參見道：「弟子願仙子聖壽無疆，簪花使女的真魂已經帶到，候仙子發落。」慧珠也隨著道人叩拜，匍匐在地不敢仰視。仙子命女鬟扶起慧珠，又賜他一方軟茵席地坐下，道人亦在下首繡墩上坐了。

仙子道：「今著非一道者領汝來此，並無別故，因汝宿根具在，不忍永墮。又知汝目下孽緣當前，恐一時昏昧本性，前功盡棄，豈不可惜。汝從此當勉力修持，了卻這一世人間因果，可以重證仙班。」遂回頭叫女鬟「將『二教指南寶鑿』取來，與他觀看」。女鬟答應入內，半晌捧著一物出來，交與慧珠。仙子又命賜玉液一盞，使他清激臟腑方能明白此中因果。

慧珠起身接茶，甫經入咽即冷浸齒牙清芬滿口，似醍醐灌頂表裡一暢。再看那寶鑿方圓尺許，正面光華燦爛鑿及秋毫，背後銖著「二教指南寶鑿」六字古篆。見鏡內隱隱一座樓台，如絳宮貝闕相似。忽然樓門大開，中間現出三間正殿，金甍碧瓦。闊壯接云。殿中一男一女對立，那男子嘻嘻的向著女子笑，女子執著一朵鮮花向鬢邊插戴，亦轉盼含情秋波時溜，對那男子若作欲言之狀。細看那女子十分面善，一時記憶不起，又看那男子面貌竟與伯青形容無二。慧珠方恍然，女子與自己面龐一般。

正驚訝之際，忽殿後一老嫗策杖走出，滿臉怒容似嗔那男女私相顧盼。恨篤篤舉起手中拄拐，狠命打下，嚇得那男女慌忙伏地哀乞。見殿後又出來一僧二道，止住老嫗。道士袖內取出一本簿子，展開與老嫗細看，老嫗方顏色漸霽，復恨恨的望了那女子幾眼，即麾僧道領了男女出殿。道士引著男子向左，僧人引著女子向右。那男女猶自一步一回頭的，彼此戀戀不捨。行未數步，那道士用手一招，半天飛下一朵彩雲，托著男子升空冉冉而去。僧人將那女子領至空闊所在，取出一幅白綾，光芒四射，上寫著三句二

十六字，字有胡桃大小，看得清清白白。是：

唵，牟尼摩訶牟尼曳莎賀；

唵，逸諦律呢娑不訶；

唵，侶呢律呢娑縛訶。

那女子點首若作領會之狀。僧人即用手一指，見平地變了一片汪洋大海。將女子推入海中，隨波而沒。

慧珠很吃了一驚，再看時忽鏡內煙雲四起，障滿天地，半晌始滅，依然空空洞洞，朗無一物。慧珠執著寶鑿，猶呆呆的觀看，若明若昧，正出神思索。那道心將拂塵倒執，用木柄在意珠背後使勁一擊道：「還不悟來，等待何時？」慧珠失聲「哎喲」，驚出一身冷汗，急開眼看時，殘燈閃爍，牆外更鐘業已三敲。隱約耳畔猶覺有聲道：「汝要緊記那三句真言，從此堅心持誦，自有超脫出凡之日。」

慧珠翻身坐起，見自己仍睡在牀上，方知適才是一場惡夢。再細想夢中所歷之境，所睹之事，如在目前。心地大半了然明悟，又把三句真言默念了數遍，緊記在心，覺宿疾頓失，以前那些情癡愁怨一齊掃盡。起身下牀，將桌上的燈剔亮，方喚外間眾婢送茶進來。使婢聞慧珠叫喚；眾人忙忙走入，見慧珠坐在椅上，驚問道：「姑娘覺得怎麼了？就是要茶也不該起來，仔細窗櫺口風吹了身子，姑娘還是睡下罷。」慧珠搖頭道：「不妨，我此刻頗為清爽，睡得不耐煩了。你們可先取杯茶來我吃，再到廚房內看有什麼東西，不問冷暖拿些進來，我心內很覺餓得慌。」使婢應著出外，一面去取熱茶，一面到前進去告訴王氏。

王氏還沒有睡，獨自坐在燈前，愁煩慧珠的病如何醫治。我想他是心病，必須遂了他的心願，方可無礙。「只可恨祝老頭兒百般扭難，害得我女兒如此。若慧丫頭有點好歹，我拚著一條老命，去與祝老頭兒大鬧一場，橫豈我都是一死。又恨陳小儒十分沒用，堂堂一位總督大人，這點小事都辦不通頭，他還做什麼官，管什麼百姓？羞也該羞死了。再者他可以外面答應著我，並不去與祝老說項，他果真存此心腸，即是他有心害我女兒，只恐天也不容，有報應的」。忽見使婢推門進來說：「姑娘病好了，現在坐在外面，餓的吵著要東西吃呢！我們不敢做主，諸奶奶示下，可給他吃不給他吃？」

王氏聽了又驚又喜，急忙抬手同著使婢來至後進，果見慧珠精神抖擻，坐在桌畔，急著罵去的使婢，「怎生去了半會，連不拿東西來我吃，再遲我可是餓不起了」。王氏大步走入房內道：「兒呀！你的病雖然好了，仍宜安養，不可過於勞動有傷身體，卻不是當要的。你果真餓了，我去叫他們熬點稀飯來你吃。好兒子，你還去睡著罷。」說話間，二娘與小憐也聞信走來詢問。慧珠起身笑吟吟道：「母親只管放心，我的病一毫都沒得了，不然自己豈不知保養，我腹內惟覺餓得慌。」又讓二娘、小憐入座。

二娘細看慧珠臉上有紅有白，全無半分病容，說話的聲音都與好人一般，心內也著實詫異，道：「此時半夜三更，那裡有現成的食物。我倒熬了些蓮米粥，可取來與大姑娘吃，就是病人吃了，亦不礙的。」王氏點頭稱善，忙命使婢至二娘房內，取了一大碗蓮米粥來。慧珠一口氣吃下，仍然不夠，又添了半碗。王氏見慧珠吃得香噴，當真是沒有病了，暗暗不住謝天謝地。慧珠吃畢，又要水漱口淨手。王氏恐他病後勞乏，再三哄著慧珠睡下，又諄囑了幾聲保重。慧珠道：「倒有勞二奶奶與愛卿妹妹了，容我明日親來道謝。」小憐笑道：「一家人何必客氣，姐姐好生安歇罷，我們明早再來看你。」三人出外，小憐即辭別回房。

二娘道：「你家慧丫頭的這場病，來的奇怪，去的卻也奇怪。怕的其中又有他故，這幾日內你倒不可不小心些。」王氏連聲應是，轉身即悄悄的吩咐眾婢輪流伺候，不可疏懈。「你們辛苦些罷，我自理會得，斷不白勞了你們」。又跟著腳步站在慧珠窗外細聽，鼻息微微，知已睡穩，毫無半點動靜，方與二娘各自回房。可憐王氏被二娘這句話說出心事來，反添了一段愁煩。眼睜睜望著天明，即起身叫人請平日常慧珠看病的醫生，來診了脈；果然沒病，覺得脈息健旺，不是往日那般虛弱。王氏始放下心來。

隔了數日，慧珠身體如舊。這日晚間，請了王氏過來道：「母親向來最疼愛女兒的，我有件心事要與母親商量，務望允了女兒。」王氏道：「你這句話奇得很，平時凡你所說，我無有不從。今日何故要如此甚言其事？你且說出來我聽。」慧珠道：「女兒病中，蒙仙人指點前後因果現已了然，萬不能明知故昧，自貽伊戚。不是女兒說句老面皮的話，情願終身不嫁，侍奉母親。今生業已墮劫，正好修為來世了。若再貪戀不醒，定獲天譴。母親若不相信，以為我造作誑言，但看前日病了那般沉重，何以片時即愈？不瞞母親說，當夜女兒夢見仙人。」如何幻化前生景象，從頭至尾告訴了王氏一遍，又道：「女兒從此收拾出一間淨室，終日誦念夢授真言，母親如不准女兒所請，我惟有一死。還望母親可憐女兒前生孽重，讓我減心誠意的修持，也是母親疼惜女兒的處在。改日母親可請了伯青來，我當面與他說，他亦可由此屏除一切癡迷情性。小儒那邊母親也要去說聲，請他不必為我從中聯絡，蒙他一番美意，只好再報罷。」

王氏聽了驚得目瞪口呆，怔了半晌道：「你說的什麼，叫我一毫不解，好端端的忽然說出這些瘋話來。何況夢中渺茫之事，安能相信？無故生了出家念頭，真令人意想不到。好兒子，做娘的這幾日見你病已全好，才算減去二分愁煩，你又何苦惱我！你少年人趁早沒說這些話，不相宜的。好兒子，你切勿盡性呆想，我去請你小憐妹妹來，與你談談解悶兒罷。至於那祝老頭兒雖說執定不允，做娘的情願與他拚卻老命，都要逼著他上我這路，好遂你的心願。你耐著性子些，都交在我身上。」

慧珠聽了，臉一沉道：「母親還當著女兒因聽得背後言語，故意說這些別氣的話麼？不知女兒實授了仙人指示，得瞭解脫冤孽的真言，發誓修行消除罪孽。女兒身子雖活著，我的心早死透了。今日說的這一番話，如有半句更改，天誅地滅，永遠不得翻身。況我雖說修行並不落髮，外人也不曉得的。你是我親生老母，尚不知女兒的心，不能相信，還叫女兒和誰說去呢！」說著，哭了起來。

王氏分外沒了主意，連忙道：「好兒子，我相信你的話就是了，你切不可著急。你說了半日話，也該乏了，躺下歇歇罷。你要怎樣，我都依你。我去去再來，你亦當自家揣摩定了，不可造次。」又央著慧珠睡下，王氏方出房，即去與二娘，小憐商酌，「如今鬧出這一段事情來，卻怎生是好？」二娘搖首道：「你家這位大姑娘，也算會鬧的。病好了不幾日，又想起出家來。我前日說過，怕的其中另有變故，果然應了我的話。我想你若一定阻擋，他，必至又有意外支節，不如將機就機即依著他去乾，不過十朝半月，他自然要轉念的。當真一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子，知道什麼叫做修行？不過一時氣忿。況他又與祝少爺那樣好法，除了他誓不另嫁，就捨得修行了麼？這『修行』二字不容易的，連我們這般大年紀，尚不敢說修行的話。你此時趁火鬧熱的勸他，必然越勸越認真的，話說老了，反不好收科。你去只管答應他，聽他怎麼樣，待他過這幾日，心意稍悔，那時三言五句的一勸，即攏岸了。」

小憐在旁啞嘴道：「我平日冷眼看著，嬸姐姐為人倒是執一不二的，只恐說到這裡，即要做到這裡。這個人多分跳出迷關，看破世情了，但願他有日改悔罷。」王氏聽說，想了半會，只得照著二娘依樣葫蘆的辦去，過了他衝頭性子，再設別法。遂歎口氣道：「都是我這老苦命不好，一生只養了兩個寶貨。小的而今有了著實去處，譬如一隻鳥乳毛燥了再不飛回來的。這一位慧姑奶奶，自幼即生性拗強，動不動氣了哭了，鬧得我直至今日，都猜不透他是什麼性格。自從結識了祝少爺，他一心一意只知有姓祝的。離了一年半載，鬧的天翻地覆，尋死覓活。即至見了面，也不過淡淡的那個樣兒。我實在不懂，前日聽得祝家不允親事，急的昏暈過去，令人嚇煞。忽然半夜即沒有事了，又說什麼做了一夢，夢見仙人指示他的，現在定要修行。可不是一年之內，要鬧出幾十種花樣來。倒是我死了乾淨，隨他怎生鬧法，那怕就鬧到外國裡去，我也不看見。俗說：眼不見心不煩。」三人談談說說，天色大明。

王氏梳洗已畢，即至後進來，見慧珠早已起身，端坐在桌前閉目持誦那三句真經。王氏見了，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。走近推著慧珠道：「清早窗子口有風呢，不要吹壞身體，少停太陽下地再念不遲。當真的專心一志做早課麼？」慧珠睜開眼，冷笑了聲道：「母親的話倒也好笑，不當真的，難不成當假的麼？」王氏細看房內，所有華美的物件盡行收過，連那些不沽之物，都一齊搬至內間。王氏情知早勸無益，只好由他鬧過這幾日，再作計較，惟說：「修行亦是好事，我也不能攔你。但病後不可過於勞碌，自己要知道保重，你即是體貼做娘的了。」

慧珠連稱曉得道：「明日可去請祝少爺來，我有話問他呢。他倘或仍然病著不能出門，囑咐他好了即向我家來。」說罷，仍合上了眼湧經，也不理他母親。王氏應著退出，暗忖道：「我倒忘卻了，何妨即去請祝少爺來此勸解勸解，慧丫頭向來是極信他的說話。祝少爺見他修行，定然阻擋，或者他兩人情投意合，依了祝少爺的話，亦未可料。我豈不省了無數煩惱！」想定主見，即忙回臥房換了衣服，又僱了一乘小轎坐著，不敢到祝府去，直奔連兒家來。

連兒的娘不知聶家到此何故，又不好怠慢他，帶著媳婦迎接王氏入內。彼此見了禮坐下，王氏即問道：「連二爺可家？」他娘道：「在府裡呢，找他有何話說？請說下罷，等他晚間回來告訴他，他到尊府來回信。」王氏道：「我這句話非面說不可，可以著人至府裡請聲連二爺罷。」他娘見王氏不肯說，一定要與他兒子面談，想必是件機密，忙命人去喚連兒。

少頃，連兒來家，見了王氏笑道：「今天什麼好風，難得吹了你來。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，多分是來打聽我家少爺病好了沒有？」王氏道：「一則來問少爺的病，二則請你二太爺轉稟少爺聲，如果身體大好可以出門，請他到我家走一趟。我家慧丫頭，有話要與少爺當面說呢。千萬拜托，不可忘卻。」連兒道：「你家火姑娘病可全好了麼？少爺正惦記著。你今兒不來，明兒即要打發我到你家去，你卻來的正好。」王氏笑道：「我家慧珠丫頭病是病的，卻非往日的病可比。明日你同少爺到了我家，即知道了，此時我也懶得告訴你。」說罷，起身欲行，連兒的娘再三留下王氏吃了午飯，方告辭回去。

連兒來至府內，走進內書房，見伯青歪在炕上取了一本書在那裡看。連兒道：「適才聶奶奶到我家裡，說慧姑娘打發他來請少爺明日過去，有話說呢。」伯青聽了，放下書本道：「我也想去瞧瞧他，因為老爺連日不歡喜，我所以懶著出去。你問他慧姑娘的病，近日怎麼了？」連兒道：「他說身體業已照常，不過暫時抑鬱，吐了幾口血，並沒有什麼大病，也不曾吃藥，隔一天就好了。」伯青點首道：「你明早預備轎子伺候，老爺問你，即說病中許了一處願，燒香去的。」連兒應著，方欲退出，伯青又喚住道：「老爺才吩咐明日大早接大小姐回來過幾天，這個月內大小姐要動身到山東江姑爺任上去。你明早接過大小姐，再跟我出門也不過遲。」連兒下來自去預備。一齊無話。

次早，連兒先至江府迎接瓊珍小姐回府，即去喚齊轎夫伺候著，方進來回了伯青。伯青也不換衣履，即是隨身便服，只帶了連兒一人，坐轎向桃葉渡來。到了籬前下轎，伯青走入門內，見小憐坐在堂前，懷中抱了只虎斑貓兒逗著玩耍。小憐抬頭見是伯青，忙放下貓兒，笑嘻嘻立起道：「姐夫貴恙大好了？」伯青笑道：「賤體久已全愈，倒蒙你惦記著。」又轉問了小憐的好。

王氏聞信，早已接了出來道：「請少爺裡間坐罷。」伯青邀了小憐，一同至後進，見慧珠一手掀著暖簾，立在房門首相待，更覺形容消瘦，翹楚可憐。伯青一陣心酸，幾乎滾下淚來，勉強笑著趨步上前。彼此問了好，進房坐下。王氏向小憐丟了個眼色，二人托故出外。

伯青道：「愛卿少停還來坐坐。」遂轉身陪笑問慧珠道：「日前我聞得你病了，恨不暫時即來，無奈我亦病倒，這幾天方算沒事。正欲過來瞧你；適值你著人去叫我。近日身子可照常了麼？」慧珠道：「我本無病，不過一時急火上攻，吐了兩口血。他們就嚷傳出去我病倒了，其實隔夜即沒有事。倒聞得你很病了幾日，我也不便著人去瞧你。昨日叫我母親去請你過來，非為別事，有句話和你商量，稍盡數年你我契合一場，你必要依我才是。」遂細細將得病這一夜，夢見仙人指示，夢中又見你我前生因果，如何又得了仙人傳授真言，由頭至尾說了一遍。把伯青都聽呆了，看他房內不過一牀一帳，幾件梳洗的器具而已。桌上擺著香爐、淨瓶、木魚等件。那裡是臥房，分明是一所經室。再看慧珠與自己說話情形，迥非往日。平時雖見面不大親熱，那骨眼裡卻有一種說不出的，你戀我慕的神情。現在我仍如舊的待他，他竟滿面冰霜，嚴不可犯，正襟危坐，目不邪視。較初見之時，猶覺疏遠。不禁暗自吃驚，笑問道：「夢幻之事原不可憑，不知你心下以為如何？」慧珠正色道：「你今日也說出胡塗話來了，仙人指示迷途托渚夢寐，豈同尋常夢幻可比。我若不信，也不請你來告訴你了。」

幸而我生性不昧，一經仙人點化即猛自回頭，不然永墮塵劫，歷轉不已。既跳出迷城，實是天火幸事，若執迷不悟，還成個人麼！今日我與你一言為決，從此你自為你，我自為我，各了前因。罷罷，你我相好一場，我勸你亦宜急早回頭，不可任性暴棄，墮入情關。雖然你我來時，你從天上，我入地下。在地下者，也可修為重至天上；在天上者，亦可暴棄入於地下。難得生有根基，何可自廢？我之言盡於此，聽與不聽，皆在你的一心主持，是勉強不來的。嗣後我這地方你可少來，縱然你再來，我也不見你了。」說罷，走至桌前坐下，閉著眼敲著木魚，喃喃的誦經不已。

可憐伯青一團高興來見慧珠，還怕他為前日的事難過，又打點下多少安慰的言語寬解他。夢想不到慧珠忽然說出這一番話來，斬鋼削鐵，毫釐不能挽轉。好似當頭打了一個焦雷，怔了半會，頃噎著道：「晚秀，何以數日不見，你竟另換了一副心腸，難為你怎生說得出這樣薄情話來。我也明白了，多分你怪我前日小儒去說拒絕不行，所以你立志修行不再理我。殊不知是我父親從中作梗，為人子者，怎能違逆嚴命，並非我無情拒絕，你可錯怪人了。雖然我豈肯死心，除非我頓時亡化才罷。若活在世間，任憑上天入地，竭盡心力，我都不改初心。平日我的心，想你也該看透一二分，不是那口是心非的人。」說著，不由得放聲大哭。

王氏、二娘、小憐等人都在外間私相議論，不知伯青用什麼話去勸慧珠。初時只聞唧唧噥噥的兩人絮說，猛然聽得伯青大哭起來，眾人很嚇了一跳，不解何故？忙忙的一齊走入，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未知伯青怎生回答眾人，又所哭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